蜀山劍俠傳/1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一回　雙探穹頂 毒火煅文蛛　同入巖窩 飛光誅惡蠱

下一回▶

綠袍老祖滿以爲辛辰子縱然一身本領，連被自己擺佈得體無完膚，元神又被玄牝珠禁制，每次下手，始終沒見他有力抵抗。這次信了妖婦讒言，說不願意見辛辰子怒目辱罵，要將他手足反釘，面向妖牌。因是自己親自動手，事前又給辛辰子受了新的毒刑，收拾得周身骨斷筋裂，暈死過去，還能有何反抗？一時疏忽，未令手下妖人持幡行法相助。沒想到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；蜂蠆有毒，積仇太深。辛辰子眼睛一睜，未容下手去抓，已從牌上一陣飄風般飛將起來，一口將他左手寸關尺咬得緊緊，縱有滿身妖法，也不及使用。若非辛辰子元神被禁，受傷太過，百傷之軀，能力大減，勢必齊腕咬斷。情知辛辰子拼着粉身碎骨而來，咬的又正是要緊關穴，稍差一點，定然不會鬆口。將他弄死，原是易事，又覺便宜了他。祇得一面忍痛，忙運一口罡氣，將穴道封閉，使毒氣不致上襲。右爪伸處，一把卡緊辛辰子上下顎關節處，猛地怪嘯一聲，連辛辰子上下顎，自鼻以下全都撕裂下來，整個頭顎祇剩三分之一。一條長舌搭在喉間，還在不住伸縮。這兩片上下顎連着一口獠牙，還緊咬着左手寸關尺，並未鬆落。綠袍老祖此時怒恨到了極處，暫時也不顧別的，先伸手將辛辰子抓起，緊按在妖牌上面，袍袖一展，五根毒釘飛出手去，按穴道部位，將辛辰子背朝外、面朝裏釘好。這纔迴轉身來，見左手還掛着兩片顎骨，獠牙深入骨裏，用手拔下。怒目視着唐石，晃悠悠走了過去。

這時妖婦早慌不迭地跑近前來慰問，朝綠袍老祖說了幾句，不住流波送媚。這幾句話，

居然似便宜了唐石，沒受縮骨牽筋之苦。綠袍老祖聽了妖婦之言，便停了手，咧開大嘴怪笑。伸出鳥爪將妖婦攔腰抱起，先在粉臉嫩股上揉了兩下，慢騰騰迴轉座位，嘴皮動了幾動。旁立六個妖人忙揮妖幡，放起妖霧，將唐石籠罩。然後上前如法炮製，將唐石釘好，收了妖法，推到綠袍老祖面前。綠袍老祖同妖婦商量了幾句，分派了三個妖人將辛辰子推走，仍往風穴，留下唐石。五色煙光過去，地下嘯聲傳出，三個妖人已放起煙雲，到了琉璃穹頂外面，洞門開處，一陣陰風捲了出去。餘下三個妖人也扶了適纔那受傷的妖人，待要走出穹頂。綠袍老祖忽又將手一揮，大嘴動了幾動。那受傷妖人連忙跪拜一番，纔隨三個妖人，仍如適纔一般走出穹頂，受傷妖人自駕陰風出洞。這三個妖人正要折轉，倏地一同仰着頭，往笑和尚等四人潛伏的方向用鼻嗅了幾嗅，面上都帶着驚訝神氣。笑和尚一見，知是聞出生人氣息，不禁着慌，忙拉了金蟬、石生等一下，暗示留神。四人正在警備，且喜三個妖人祇朝四人藏處看了一下，各又互相看了一眼，便即若無其事地繞向穹頂後面而去。

笑和尚等先因穹頂裏面妖人的一切舉動雖然都看在眼裏，但除有時聽見地下透出怪嘯外，別的都聽不見聲息，知道聲息被穹頂隔住，不易透過，略微放心。待了半日，祇目睹了許多窮兇極惡的慘狀，始終未察出文蛛蹤跡。進來雖然容易，出去實無把握。除了石生初出茅廬，又有穿山透石之能，雖然有些觸目驚心，還不怎樣。餘人連金蟬素來膽大，都在心寒。尤其笑和尚責任最重，又帶了三個年幼識淺的同門好友同蹈危機，更是萬分焦急。無奈這寢宮內外，四面如一，洞壁上巢穴雖多，除了穹頂後面有一處七八丈長、四五丈寬的洞壁，從上到下，通體瑩白渾成，並無洞穴。雖有一塊長圓形的白玉嵌在石上隱現妖光外，別無異狀。未嘗不猜那裏是個暗穴，一則密邇妖人，不敢妄動；二則也不知怎樣破去那石上妖法封鎖。在極危絕險中，祇好焦急忍耐，靜候時機。這時又見形迹已被這三個妖人覺察，暗忖：「門下小妖的嗅覺尚且如此靈警，萬一老妖走出穹頂，豈能再隱蔽？」未免喫了一驚。祇不知道三個妖人既然發覺敵人，何以並不下手？莫非故作不知，另有暗算？個個提心吊膽，各把防身逃遁的法寶又準備了一下，一同用眼覷定那三個妖人的動作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個妖人已到了那長圓白玉石壁下面，各自將身倒立懸轉，口中唸唸有詞。沒有多時，便聽石壁裏面發出一種尖銳淒厲似喚人名的怪聲，由遠而近。四人中祇笑和尚聽這音聲最熟，不由又驚又喜，側身向金蟬咬了一下耳朵，說聲：「來了！」三人一聽，越發精神緊張，躍躍欲試。一會兒，怪聲越來越近，三個妖人也似慌了手腳，旋轉不停，倏地將身起立，往壁上一指，隨即分別飛身避開，擺動妖幡，放出煙霧護住全身。轉眼之間，壁上又是吱吱兩聲怪響，石壁先似軟布一般晃了兩晃，倏地射出一股

黃色的煙霧。白玉長圓石壁忽然不見，現出一個圓圓的大洞，遠遠望見兩串綠火星從煙霧之中飛舞而出。一會兒全身畢現，正是笑和尚在天蠶嶺所遇的妖物文蛛。衆人雖未見過，也都聽說過形狀，果然生得醜惡，令人恐怖。這妖物近日自經綠袍老祖餵了丹藥，行法祭鍊，雖然它數千年內丹已經失去，卻依然不減出土時的威風。纔一現身，見有生人在前，便吱吱叫了兩聲，張牙舞爪，飛撲過去，渾身毒煙妖霧籠罩，五色繽紛。再加上前爪上兩串綠火，如流星一般上下飛騰，越顯奇異駭人。那三個妖人原是奉了綠袍老祖之命，特意用解法去了壁洞封鎖，將妖物引出，給它些人肉喫。誰知行法時節，綠袍老祖禁不起妖婦引逗，行淫起來。正在得趣之間，哪管別人死活。反見他們逃避狼狽，情形有趣。妖婦更是笑得花搖柳顫，周身擺動不已。那座穹頂，內外相隔，有極厲害妖法封鎖，勝似鐵壁銅牆，天羅地網。那三個妖人既知妖物厲害，又不敢動手傷它，除了用妖幡護身、借遁光飛逃外，祇盼綠袍老祖早些完畢，開放門戶。否則稍有疏虞，便受傷害。一個個俱都恨得敢怒而不敢形於顏色，一味拼命飛逃。妖物如何肯捨，也是一味緊緊追趕不已。幸而那座穹頂孤峙中央，四外俱是極寬的空間，三個妖人又非弱者，一時不易追上。當下三個妖人在前，妖物文蛛在後，緊圍着這座琉璃穹頂繞轉追逐開來。祇見煙雲翻滾，火星上下飛騰，映在那透明的穹頂上面相映生輝，幻成異彩，真是美觀異景，莫與倫比。

笑和尚幾番想乘妖物近前時節下手除去，一則出路毫無把握，二則又有這三個同門至好在一路。適纔親見綠袍老祖處治異己的慘狀，倘有閃失，如何對人？不比自己獨來，可以拼着百死行事。妖人密邇，稍有舉動，必被覺察，一個也倖免不了。師父柬上原說祇可暗中下手，方保無事，明做自是危險萬分。思來想去，一陣爲難。反倒暗止衆人不可妄動，決意看個究竟，將一切出路和妖人妖物動靜觀察明白以後，再暗中前去將妖物刺死。莊易、金蟬，一個少年老成，一個雖然膽大，也經過幾次教訓，俱惟笑和尚馬首是瞻。惟獨石生幾次躍躍欲試，都被笑和尚、金蟬二人拉住，心中好生氣悶。這時三個妖人已被妖物越追越近，兩串綠火快與妖幡上煙霧接觸。三個妖人知道毒重，雖有妖幡護身，也恐難以抵敵。正在危急之間，忽聽地下起了一陣怪聲，三個妖人如獲大赦一般，慌忙飛身到了穹頂前面，往旁一閃，一陣煙光過處，便入了穹頂。妖物也跟蹤追入，纔一照面，便向綠袍老祖飛撲過去。眼看撲近，忽從綠袍老祖頭上飛起一團綠光，正罩向妖物頂上，竟似有甚吸力，將妖物吸在空中，祇顧張牙舞爪，吱吱亂叫，卻不能進退一步。妖婦湊趣，早一手提起座旁半截婦人殘軀，往妖物面前扔了過去。快要扔到綠光籠罩底下，好似被甚麼東西一擋，跌落下來。妖物急欲得人而噬，眼看着不能到嘴，越顯猴急，不住亂舞亂叫。

綠袍老祖獰笑了一下，大嘴微動了動，用手朝綠光一指，綠光倏地迸散開來，化成千百點碗大綠火星，包圍着妖物上下左右，不住流轉，祇中間有丈許地方，較爲空稀。妖婦仍將那半截女屍拾起，再次朝妖物扔去，這次纔沒了阻攔。妖物本已等得不甚耐煩，一見食物到來，長爪一伸，抓個正着，似蜘蛛攫食一般，鉗到尖嘴口邊，闊腮張動，露出一排森若刀劍的利齒，一陣啃嚼，連肉帶骨，吞喫了個淨盡。喫完以後，又亂飛亂叫起來。妖婦早又把地上幾具婦人屍首和一些殘肢剩體，接二連三扔上去，照樣被妖物嚼喫。直到地上祇剩一攤攤的血迹，纔行住手。那妖物喫了這許多人肉，好似猶未盡興，仍望着綠袍老祖和妖婦張牙舞爪，亂飛亂叫。妖婦又不住向綠袍老祖撒嬌送媚，意思是看着妖物喫人有趣，還要代妖物要些喫的。綠袍老祖忽然面色大變，大嘴一張，怪嘯聲音又從地底透出。不多一會兒，先前六個妖人又從洞口現身，待要下入穹頂，一眼看到穹頂裏面綠袍老祖神氣，各自狂吼了一聲，比電閃還疾，穿出洞去。氣得綠袍老祖發狠頓足，嘯聲越厲，兩隻鳥爪不住亂伸亂舞。六個妖人想已避去，始終不見再行進來。

笑和尚見這些妖人纔一現身，又行退出，正猜不透這一羣惡徒是甚麼用意。那綠袍老祖見手下妖人竟敢不聽指揮，玄牝珠要照顧妖物，運用元神去追他們，又防妖婦被文蛛傷害，萬分暴怒。猛一眼看見身旁妖牌上面釘着的唐石，立刻面容一變，顫巍巍搖着兩條長臂，慢騰騰搖擺過去。那唐石先前早已觸目驚魂，心寒膽裂，這時一見這般情狀，自知不免慘禍，愈發嚇得體顫身搖，一身殘皮敗肢，在令牌上不住掙扎顫動。綠袍老祖因取媚妖婦，急切間尋不出妖物的食物，門下妖人又揣知他的用意不善，望影逃避。恰巧唐石未曾放入寒泉，正用得着。慘毒行徑原是他的家常便飯，哪有絲毫惻隱之心。妖婦更是居心令他師徒自殘，好減卻他的羽翼，反倒在旁慫恿快些下手。唐石連絲毫都沒敢抵抗，被綠袍老祖收了牌上妖釘，伸鳥爪一把抓起，先回到位上，摟抱妖婦坐定。然後將綠光收回，罩住自己和妖婦，將唐石扔出手去。那妖物文蛛雖享受了許多殘屍敗體，因受法術禁制，方嫌不甚稱心，一旦恢復了自由，立刻活躍起來，先朝綠袍老祖飛去，飛近綠光，不敢上前，正在氣忿不過，爪舞吻張，大噴毒氣。一眼看見唐石從綠袍老祖手上飛起，如何肯捨，連忙回身就追。人到臨死時節，無不存那萬一的希冀。唐石明知惡師拿他殘軀去餵妖物，穹頂封鎖緊嚴，逃走不出，還是不甘束手去供妖物咀嚼。把心一橫，竟和妖物一面逃避，一面抵抗起來。逃了一會兒，暗忖：「老鬼如此惡毒，起初不敢和他抗拒，原想他稍動哀憐，早日將自己兵解，可少受許多非刑。誰知臨死，還要將自己葬身妖物口內。穹頂封閉嚴密，逃也無用，反正免不了這場慘禍，何不拼死將妖物除去，也好滅卻老鬼一些威勢。」想到這裏，不由略遲了一些，妖物已疾如飄風，趕將過來。身還未到，一口毒霧早如萬縷彩絲一般，噴將出來。唐石元神受禁，本能已失，僅剩一些旁門小術，如何是妖物敵手。未容動手施爲，猛覺雙目昏花，一陣頭暈，纔知

妖物真個厲害。想要轉身已來不及，被妖物兩隻長爪大鉗包圍上來，夾個正着。唐石在昏迷中望見妖物兩隻怪眼兇光四射，身子業已被擒，自知必死，面容頓時慘變。當時也不暇思索，忙將舌尖咬碎，含了一口鮮血，運用多年苦功煉就的一點殘餘之氣，直朝妖物的頭上噴去。這種血箭，原是邪教中人臨危拼命，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厲害邪法。非遇仇敵當前、萬分危迫、自己沒了活路、連元神都要消滅時，從不輕易使用。

綠袍老祖以爲唐石已成甕中之鱉，又有自己在旁監察，妖物文蛛何等厲害，何況唐石又失了元神，豈是它的對手。一時疏忽，萬沒料到唐石還敢施展這最後一招辣手。眼看妖物長爪大鉗將唐石夾向口邊，忽然紅光一閃，一片血雨似電射一般，從唐石口裏發出。知道不妙，忙將手一指，頭上綠光飛駛過去。妖物二目已被唐石血箭打中，想是負痛，兩爪往懷裏緊緊一抱，接着又是一扯，唐石竟被妖物扯成兩片，心肝五臟撒了一地。妖物一隻爪上鉗着半片屍身，夾向口邊，闊腮動處，頃刻之間嚼喫了個淨盡。再看妖物，仍在亂叫亂舞，兩隻怪眼兇光黯淡，知道受了重傷。綠袍老祖恨到極處，將手朝綠光指了一指，便見綠光中出現一個小人，相貌身材和唐石一般無二，祇神態非常疲倦。落地以後，似要覓路逃走。逃不幾步，綠袍老祖將口一張，一團笆斗大的火噴將出去，將那小人圍住，燒將起來，先時還見小人左衝右突，手足亂動。那綠火併不停住，小人逃到哪裏，也追燒到哪裏。末後小人影子越燒越淡，頃刻之間，火光純碧，小人卻不知去向，祇剩文蛛像鑽紙窗的凍蠅一般，繞着穹頂亂撲亂撞。

綠袍老祖忽又怪嘯兩聲，從穹頂後面壁洞中又飛出一個妖物，輕車熟路般飛到穹頂前面，煙光閃處，飛入穹頂。笑和尚一見那妖物生得大小形狀與文蛛一般無二，祇爪上綠火星與圍身煙霧不如遠甚，不由大喫一驚。暗忖：「這妖物聽說世上祇有一個，哪裏去尋出這一對來？」正在尋思，那妖物已飛到綠袍老祖面前，闊腮亂動。綠袍老祖獰笑了一下，將手一指，妖物身上妖霧忽然散盡，落下一個紅衣番僧。金蟬慧眼，先見妖物出來時，彷彿抱着一個紅人。及至煙光散盡，去了妖法，纔看出這後來妖物並不是真的，他原與綠袍老祖一黨，爲何又將他幻化文蛛？好生不解。那紅衣番僧雅各達，現出全身之後，走近綠袍老祖座前，似在商量一件事情。妖婦卻橫躺在綠袍老祖長腕之上，蹺起一隻粉腿，又去向雅各達撩撥。雅各達哪能禁受這種誘惑，好似按捺不住，又礙着綠袍老祖，有些不敢，臉上神氣甚是難看。綠袍老祖想有覺察，倏地將妖婦一甩，推向旁邊，搖晃着一雙鳥爪般長臂，顫巍巍走下位來。漫說雅各達，連妖婦都覺做過了火，有些害怕，臉帶恐怖之容，分別倒退開去。壁上旁觀四人，都以爲又有甚麼慘況發生，還待往下看去，將妖物來去下落觀察仔細，以便下手。卻沒料到雅各達雖忿恨綠袍老祖，卻沒有他門下厲害，還是一樣敵愾同仇。適纔從藏妖物的洞內飛出時，已覺察出有生人在穹頂外

面潛伏。一則壁上洞穴甚多，二則笑和尚等又隱去了身形，沒有被他看破。他見察不出形迹，來人既敢入虎穴，必非弱者，徑去告訴那綠袍老祖。綠袍老祖用他幻化文蛛，另有用意，這且不提。喚他出來，原因是好些門人同時叛逃。雖然現在不比以前，各人都下有禁制，不怕他們逃走多遠，都可用妖法尋蹤追去，加以殺害。無奈惡蠱和一些法寶尚未煉成，至少還得三五人相助，惟恐那看養金蠶的幾個門人也受逃人引誘。要是現在就一齊殺害，自身白眉針餘毒未盡，行法之時，無人代他照料。想命雅各達先監視巖洞中幾個妖黨，自己再用妖法將逃走的人挨次抓回，殘酷處死。一聽雅各達說洞中有奸細，不禁暴怒，倒嚇了雅各達和妖婦一大跳。

那壁洞口潛伏的笑和尚、金蟬、石生、莊易等四人，見綠袍老祖走下位來，並未處治妖婦和雅各達，祇將手朝妖物一指，一團妖光護定文蛛。煙光一閃，到了穹頂外面，怪聲吱吱，比箭還疾。轉眼飛回原來壁洞。石生再也不能忍耐，手一起，正要將法寶飛出。幸得金蟬眼明手快，一眼看到穹頂裏面有了變化，覺出石生手動，連忙拉住，沒有發出，直催還不施展隱身法寶快逃。石生也回頭看出異樣，四人互拉了一下，原打算仍隱身形，用法寶由壁上從來時入口飛出。誰知對面煙光，已如一片鐵牆飛至，祇覺奇腥刺鼻，頭腦暈眩。笑和尚低聲喊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幸得石生機警，一見前面受阻不能飛越，忙即悄喊：「哥哥們休慌，快拉在一起，由我開路，往後試試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石生已一手持定兩界牌，默唸真言，將牌一晃，帶了笑和尚等三人，竟從穴後石壁穿將出去。三人祇覺眼前一黑，忙用劍光護身，轉眼已透石上昇，飛入青旻。驚魂乍定，各道了一聲慚愧。低頭下視，足底百蠻主峰已是妖霧瀰漫，霞蔚雲蒸，彩豔無儔。因走時迅速，又未飛出劍光，顯露身形，但盼不被妖人覺察，再來就省事了。妖法厲害，虛實已得大概，且等回去看完最後柬帖，再作計較。當下四人仍隱身形，徑往來路上飛去。

原來四人正看妖物迴穴時，笑和尚、金蟬二人也未始不想乘機一試。猛然看見綠袍老祖又朝空指了幾指，穹頂上面忽然開了一個大洞，仰首向四外嗅了一嗅，發出一聲淒厲的怪笑，大手爪一搓一揚，先飛出一團煙霧，瀰漫全洞。接着將手一招，綠光飛回，元神幻化出一隻鳥爪般的大手，陡長數十丈，竟朝笑和尚等潛伏的壁洞飛抓過來。幸得他擒敵心急，下手錯了一着，以爲有妖霧封鎖全洞，不愁敵人飛遁。不料石生有穿山透石之能，又有兩界牌護身，逃得異常迅速，一個也沒有遭毒手。四人遁後，綠袍老祖仍以爲奸細隱身洞中，不曾逃走，及至待了一會兒，既未見敵人中毒現身，又未見敵人有何舉動。原是嗅着生人氣息所在下手，不曾看清敵人形迹，笑和尚等一去，漸漸聞不見生人氣息。雖疑敵人業已事前逃走，門戶封鎖又是好好的。出洞一看，也未見絲毫蹤影。當時因急於要處治異己，自恃妖法高強，元神奧妙，穹頂封閉嚴密；極樂真人李靜虛聞已

成道，不問世事，別的正邪各教中人，俱不能傷害自己，縱有奸細混入，遲早被擒，不足爲慮。一時大意，也沒往笑和尚等藏身之所觀察，祇用妖法暗將各處埋伏，以等敵人自投羅網。佈置就緒，同了番僧雅各達，徑往那藏養文蛛的壁洞之內飛去。不提。

話說笑和尚、金蟬、石生、莊易四人飛回原住洞內，打開柬帖，互相觀看。不但上面語氣較前兩次柬帖溫和許多，還指示了四人時間和下手之法。另外還附有四張隱身靈符。知道大功將要告成，不由又驚又喜。彼此商量了一陣，決定到時各人佩了苦行頭陀靈符，分作兩起，照柬帖所說行事。由莊易、金蟬去斬妖僧雅各達幻化用來誘敵的假文蛛，隨即虛張聲勢，用飛劍去除崖壁上的金蠶惡蠱，以便將綠袍老祖引出巢穴。笑和尚、石生事先從妖人口內得了開閉之法，再由適纔穿出的石隙中入內，到了裏面貼壁飛行，順路繞向那藏文蛛的白玉石壁上面，破了封鎖。等文蛛自己飛出，它二目已被妖人血箭所傷，必然誤陷在綠袍老祖埋伏的妖火之中。等到二毒相遇，燃燒起來，飛走不脫，再用霹靂劍由它閻腮中刺入，直穿妖物臟腑。妖物靈氣一失，身子便被妖火所化。大功一成，急速退身遁走，飛到空中去與金蟬、莊易二人會合。因爲時機迅速，稍縱即逝。尤其是除妖時節，穹頂內尚伏有那倪姓的妖婦，雖然封閉嚴密，不能走出，可是笑和尚、石生也是無法飛進。妖婦一見文蛛飛出，誤觸埋伏，必用妖法驚動綠袍老祖。此時下手稍遲，被綠袍老祖飛將回來，玄牝珠綠光一照，靈符便失了效用，不但妖物難斬，還有性命之憂。大敵當前，險難正多，除了石生，餘下三人俱都小心翼翼。幾番計議籌劃，惟恐閃失。直談到次日黎明，算計時辰快到，笑和尚同了石生，先往柬帖上所說的暗谷裏去探機密。二人走有半個時辰，金蟬、莊易也隨後動身而去。

且說笑和尚、石生二人隱形借遁飛往百蠻山主峰的南面，照柬帖所指的暗谷之中落下一看，那谷形勢異常險惡，叢林密莽間，到處都是毒嵐惡瘴，穢氣鬱蒸，陰森森一片可怖的死氣。陽光射到谷裏，都變成了灰色。除了污泥沮洳中，不時遇見毒蟲惡蝎，成圍大蟒，在那裏盤屈婉蜒，追逐跳躍外，靜蕩蕩的，漫說人影，連個鳥獸之迹都無。笑和尚因爲時光緊迫，急於尋找綠袍老祖的叛徒，也無心去除那些蟲蟒，拉了石生一同往谷的深處飛去。那谷是個螺旋形，危崖交覆，怪木參天，古藤蔽日，越往裏走越暗，眼看走到盡頭，了無迹兆。正在着急，忽聽一種怪聲自遠處傳來，側耳細聽，彷彿人語。循聲追去，徑從一處巖壁縫裏發出，外有藤蘿遮蔽。揭藤一看，現出一條寬有二尺的夾衖，壁苔繡合，草氣燻人。深入了半里光景，耳聽水聲潺潺，面前忽然開朗，碧樹挺生，野花競麗，水秀山幽，景物甚是清淑。舉目凝望，隔溪對面山崖腳下有一洞穴，那怪聲便從洞中發出，時發時止，祇是聲音尖厲，聽不清說些甚麼。

笑和尚知那洞中必有妖異，仗着靈符隱身，不怕被人看破，便同石生往洞中飛去。裏面一片暗紅，光焰閃閃。定睛一看，那洞深廣約有數丈。當中洞壁上釘着一個妖人，認出是綠袍老祖門下叛徒之一。面前有四面小幡，妖火熊熊，正在圍着那妖人身子焚燒。雖沒見燒傷哪裏，看神氣卻是異常苦痛，不住呼號，掙扎悲嘯。心想柬上所說，必是此人。還未及上前問訊，那妖人已經覺出有了生人進洞，忽然停了悲嘯，怪聲慘氣地說道：「來的生人，莫不是想除綠袍老鬼的麼？你的隱身法很好，老鬼法術厲害，你也無須現身。如能應允我一件事，我便助你一臂之力。」笑和尚見他覺出形迹，便喝道：「綠袍老祖兇惡狠毒，你們是他門下，一有不對，便受這種暴虐非刑，想必已知悔悟。如能改惡向善，向我等泄了機密，相助成功，我便救你脫難。」那人聞言，冷笑道：「我雖不知你們有何本領，要說除他，除了極樂真人還在人間管閒事，別人再也休想，救我脫難更是休提。要不是他如此厲害，我等或逃或叛，早已下手，不再受這種度日如年的痛苦，還等你來？我不過想和你們交換，少受些罪罷了。」笑和尚道：「既不能除他，助我何用？」

言還未了，妖人已搶着說道：「以前曾有一個小和尚和一個小孩來盜文蛛，想是受了高人指教，怕他將來如虎添翼，先期下手。他迷戀女色，自恃本領，沒人敢捋虎鬚。彼時又恰巧我大師兄辛辰子前來報仇，本可乘他不備，如願以償。不想來人不明地理與這裏機密，未盜成文蛛，差點送了性命，還害我們多受老鬼一番疑忌。雖說未等他下手禁制，見機逃走的也有好些，早晚仍是要遭他毒手。昨日他因討好淫婦，將我等二次喚入寢宮，去餵文蛛。我等明知逃走不脫，不過當時進內既是必死，何如暫且避開。萬一時過境遷，他想起正在用人之際，不宜多殘同類，饒了我們，豈不又可苟延殘喘？誰知老鬼真個心毒，事後一個也未倖免。因爲元神早被禁制，容易追尋，一個個俱被他用法術分別釘住身軀，用各種惡毒非刑，先擺佈了個夠。末後再將我等生魂元神去煉一種厲害法術。現在他用陰火燒我，並非沒有破法。祇是此火一滅，他立刻現身追來，那時連你也逃不脫，要想救我，如何能成？我祇希望早死，祇盼有人能暗入他的寢宮後面陰風前洞，將妖物文蛛除了。一是去掉他的羽翼，稍息心頭之忿；二則妖物一死，他那種狠毒妖法便煉不成，留下我等無用，必然早日處死，可以少受許多罪苦。那陰風洞有他法術封鎖，即使進去，不識途徑，誤走陰風洞後戶金峰崖，那裏有番僧雅各達幻化的假文蛛爲餌，更埋伏有極厲害的妖法。一中埋伏，地水火風同時發動，必將來人化爲灰粉。要進此洞，非會本門法術和我們用的六陽定風幡不可。昨日老鬼處治我們，色蒙了心，竟然沒有收去我們隨身的法寶。那文蛛藏身的空壁上面有一石匣，內中有十來根三寸六分長的小針，每根針上釘着一小塊血肉。你從右至左，數到第六根針上，下面釘着的便是我的元神。你祇要將針一拔去，我這裏雖然軀殼被陰火焚化，身遭慘死，元神卻得遁走轉劫，不致

消滅。不過拔那根針，比除文蛛還難得多。此針一拔，老鬼就到，被他玄牝珠照住，休想脫身，最是危險。我將死之人，自知罪大惡極，該有惡報。不說明，連累了你，也救不了我，所以明說在先。如自問法力不行，就作罷論。你如敢去，你祇要答應我除了文蛛之後，代我將那根針拔去，不但傳你解法和那面六陽定風幡，萬一僥倖，脫劫轉生，異日相遇，必報大德。我知你們正教中人不打誑語，如能應允，現在正是老鬼行法入定之際。你如到了他的寢宮，必見他端坐在那裏，似有知覺。其實老鬼多疑，仗着法術封鎖，並不愁有人侵害他的軀殼，元神並不在此。他一面用陰火去煉化身上白眉針的餘毒，元神卻在金峰崖，監視那照料惡蠱的幾個殘餘同門。你進去無須害怕，也不可因見老鬼入定，就打算將他除去，那是自找苦喫。祇有一直貼着圓壁飛行，到了那白玉圓石下面，用我傳的法術，將幡一指，那塊假玉石便即不見。入洞以後，不可照直路走，須往左一拐，有一極幽暗曲折的地穴，穴底便是文蛛潛伏之所，那時憑你自己能力行事好了。」

笑和尚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即答應了那妖人的請求。隨又說道：「我不但以前來過，並且昨日也曾親眼目睹，明明見那文蛛等洞一開便自己飛出，怎說是深藏穴底，還要入內找尋呢？」那妖人一聽，不由面色慘變，厲聲說道：「原來你深知虛實，祇是無法去開那壁洞而已。你如等他飛出，我的元神怎能飛遁？幸你自己說出，不然我又上當了。」笑和尚見妖人已在反悔，暗悔自己口快，不該沒有傳瞭解法，便露出柬上進行之法。事機一瞬，不敢放鬆，笑了笑答道：「你誤會意了。實對你說，我便是東海三仙之一苦行頭陀門下弟子笑和尚。也知綠袍老祖厲害，奉命先除文蛛。你祇要傳我解法，比入內除它容易。我除了文蛛以後，定然入內將你元神救出。有德不報，過河拆橋，乘人之危，豈是修道之人所爲？」那妖人聞言，想了想，嘆口氣答道：「你說得是，按說原是等文蛛自己飛出更好。我總怕除了文蛛，宮內淫婦將老鬼驚醒，你雖成功，我卻無望。不過傳你解法，到底多一絲希望。現在一切委之命定，孽由自作，悔已無及，負我不負，任憑於你。我名隨引，是老鬼門下第八弟子。除妖之後，如能冒險相救，異日必報大德。那幡經老鬼傳授，我自己多年心血祭鍊，已拼一死，恐被老鬼搜去，藏在洞外枯樹腹內，有法術隱蔽，外人不能取用。待我傳你取幡與入洞之法，你急速前往便了。」

笑和尚自是高興，學瞭解法，照所指地點取了妖幡，忙不迭地同了石生直往百蠻主峰飛去。雖然妖霧濃密，因爲靈符在身，不畏毒侵，順順當當地尋着昨日出路，飛入寢宮。祇見綠袍老祖並不在內，祇有妖婦赤身橫陳石座之上。二人隱住身形，到了穹頂後面的圓長玉壁之下，按照解法，將幡一指，也學昨日妖人所爲，忙即縱過一旁。轉眼間煙霧起處，妖物嘯聲又由地底傳出，漸漸由遠而近，毒煙妖霧中帶起兩串綠火星，張牙舞爪飛將出來。纔一出洞，似有覺察一般，竟往笑和尚、石生面前飛來。笑和尚知道妖物異

常靈警，必是聞出生人氣息。又知妖人寢宮到處都是埋伏，一觸即發，不敢大意，祇得沿着洞壁一面飛避。那妖物也緊追不捨，圍着洞壁繞逐起來。畢竟妖物身軀龐大，追來追去，繞到第二圈上，因爲相隔越近，笑和尚一着急，倏地往下一沉身，打算繞到妖物腳底，往後反逃過去。身子剛一轉側，忽見頭上一亮，有千百點暗赤火星飛起，滿洞彩氛同時蒸騰，不禁喫了一驚。恰巧身側壁間有一洞穴，連忙同了石生縱身入內，站定觀看。那千百點暗赤火星，已將妖物包圍成一團，四外彩氛也向妖物身旁聚攏，妖物飛到哪裏，火星彩氛也追到哪裏。彩煙之中，祇見紅綠火星滾滾飛揚，煞是好看。妖物且鬥且逃，逃來逃去，逃到穹頂上面，不知又觸動了甚麼妖法，轟的一聲，穹頂上面起了一陣黃煙，妖物周身的千百點暗赤火星也都爆散開來，化成一片烈火，連同下面黃煙，將妖物團團罩住，脫身不得。直燒得妖物口中毒氣直噴，吱吱怪叫，爪上兩串綠火星似流星趕月般舞個不停。笑和尚見是時候了，忙運玄功，將手一指，霹靂劍化成一道紅光，直朝妖物口中飛去。祇聽「哇」的一聲慘叫，業已洞穿妖物臟腑，飛將回來。那妖物靈氣一失，整個身子便落在穹頂上面，被妖火圍着，燃燒起來。笑和尚見大功已成，想起妖人隨引所託之事，不願負人，更不怠慢，拉了石生，徑往妖物出口的壁洞之中飛去。

穹頂中的妖婦正在假寐，忽然妖物飛出，因是司空見慣，又未見有敵人蹤影，以爲綠袍老祖又弄玄虛，祇是旁觀，沒做理會。及見妖物觸動埋伏，飛到穹頂上面，被妖火圍燒，方在驚異，猛見一道紅光，比電還疾，從側面飛來，直穿妖物口內，隨又飛回不見。看出那道劍光是正教家數，纔知不妙。忙用妖法告警時，妖物已經墜落穹頂，被妖火燒死。那綠袍老祖身上的白眉針雖然餘毒未盡，已無大害。今日正在寢宮行法，先聽後洞雅各達告警，趕到一看，雅各達業已身首異處，所有埋伏均未觸動，知道來了能人，不由又驚又怒。猜想敵人絕難走遠，必是隱身在側。忙用妖法將出入口嚴密封鎖；一面運用元神滿洞搜尋，如被玄牝珠光華照上，不愁他不現出身來。正在施爲，猛覺一陣心血來潮，金峰崖前門下餘孽又在告警。急忙趕出去一看，一道烏光與一道帶有風雷之聲的紫光，正在飛躍。壁洞中三個看護文蛛的妖人，業已死去兩個，祇剩一個，展動妖幡護着自身，一面狂喊報警，也不敢上前迎敵。崖壁間封鎖金蠶的彩霧，已被敵人破去少半，萬千金蠶滿空飛舞。這些尚未完成氣候的毒蟲，怎經得起玄門至寶，被那烏、紫兩道光華追殺得吱吱亂叫，金星墜落如雨。有些被劍光追散的金蠶，更是三五成羣，往四外逃開去，眼看傷亡在即。越發痛惜忿恨，怪嘯一聲，便往那兩道光華飛去。誰知來人忒也乖覺，綠光纔現，便即破空而去，轉眼隱去形迹，一任玄牝珠能照形顯影，一時也難以追尋。又痛惜那些心血祭鍊的金蠶惡蠱，祇得強忍怒氣，亂錯鋼牙。先顧不得去追敵人，運用玄功，先將那些逃散的金蠶一一追回。那些惡蠱又是生來野性，雖用心血餵煉，心息相通，到底還未煉到功候純熟，這次又未用法術先行禁閉，被敵人劍光驚走，收起來自然

艱難，不覺便費了些時刻。估量敵人既是那以前來過的小孩，自己一到便即逃避，驚弓之鳥，必然走遠。對着那些死去的惡蟲，忿怒了一陣，見看守的人死亡殆盡，又恐敵人去而復轉，想了想，還是遷地爲良。剛用妖法將所有金蠶收聚一起，帶往昔日藏文蛛的中洞地穴之下。因在用人之際，祇對那一個未死的門人獰笑了兩聲，並未責罰，仍命他在穴中看守。恨到極處，到處都埋伏下水火風雷，嚴密防守。準備敵人不來則已，如來，不得手，自被妖法所困；縱使得手，也必同歸於盡。

綠袍老祖剛佈置好，又聽前洞妖婦用石竅傳音的妖法，在那裏呼救，猜是剛纔逃走的小孩，又往前洞擾鬧。暗想：「後洞雖有地水火風，因防雅各達同時受傷，還有鬆懈之處，以致被敵人察明虛實，得利而去。寢宮埋伏森嚴，祇一挨近穹頂，任你天人也難脫身。此番若將這小業障擒住，必與辛、唐二人一般處治，方消胸中惡氣。」一面打着如意算盤，身已飛回。一見文蛛業被陰火圍住，不由大喫一驚，連忙收去妖法，而文蛛已成灰燼。入內問起妖婦，聽說了經過，氣得暴跳如雷。一把將妖婦甩開，徑往後壁洞中飛去。原意以爲今日敵人是受了高人傳授，深知虛實，乘其不備，覷便下手，必然得手逃去，絕不敢和自己對面，報仇祇有俟諸異日。想起文蛛穴內，尚禁制着幾個叛徒元神，目前用人之際，門下死亡殆盡，打算將石匣取了，挑放兩個備用，並無搜敵之意。不想剛剛飛到洞口，猛覺心中一動，知道又有人在內去救那些叛徒元神，已經破了自己的禁法。也是合該笑和尚、石生不該遭難。綠袍老祖如將那洞先用妖法封閉，再發動地水火風，一個也休想走脫。偏他報仇心切，祇想生擒敵人，不假思索便往洞內飛去。恰巧笑和尚、石生按照隨引所說，果然尋着了石匣，依言行事，將第六根妖針剛纔拔起，下面那團血肉便化成一溜火星，一閃不見。石生覺得好玩，隨手也拔起一根。笑和尚連忙攔阻，剛喊得一聲：「還不快走！」便見一團綠火劈面飛來，知道不妙，仗着隱住身形，徑從斜刺裏飛避開去，打算讓過綠光，往外逃走。剛剛避開逃出穴外，那綠袍老祖立即追到，忽聞一股生人氣味從身旁飄過，知道敵人業已隱身遁走，心中大怒，狂嘯一聲，那團綠光倏地暴漲開來，比電還疾，頃刻照耀全洞。笑和尚、石生仍想從原來石隙遁走，焉能做到。綠光射處，首先將隱身靈符破去，現出身形。笑和尚知道不好，忙用霹靂劍護身時，綠光中一雙數十丈長的怪手，業已抓將過來。幸得石生機警，趁百忙中綠袍老祖一意生擒敵人，收了妖法，去了許多阻力，把兩界牌一晃，一道光華，竟然破壁飛去。二人方喜脫離虎口，後面綠袍老祖業已催動煙光，電閃星馳般追來。笑和尚知難脫身，正要反身迎敵，忽然一道五彩金光，原來是金蟬同了莊易手持天遁鏡，劈面飛到，放過笑和尚，直敵綠袍老祖。笑和尚、石生見大功告成，金蟬、莊易俱都得手無恙，不由精神大振。四人會在一起，合力迎敵，百忙中彼此略說了兩句經過。金蟬、莊易索性將兩道靈符藏好，以免被妖法污損。四人劍光，俱都不怕邪污，由金蟬用天遁鏡阻住妖氛，各

人指揮劍光應戰。

綠袍老祖見前面敵人果有上次來的那兩個小孩在內，自己縱橫一世，卻在地溝裏翻船，喫了幾個小孩的大虧，愈發怒上加怒。暗忖：「上次因想生擒，行法慢了一步，被你們走脫，今日饒你們不得。」知道劍光雖多，並不能傷自己。祇有天遁鏡厲害，毒霧煙光，不能上前。獰笑一聲，長臂揮處，煙霧越濃，倏地分成數團，分向四人涌去。綠袍老祖妖霧是隨消隨漲，不比尋常，寶鏡光芒一照便消，祇能阻住前進。金蟬天遁鏡祇照一面還可，四面揮照，便顯力薄，不能同時使它消散。飛出去的劍光，明明繞到敵人身上，綠光閃處，依然不能損傷分毫。四人見勢不佳，知道再若延遲下去，必然凶多吉少。一面由金蟬用天遁鏡去抵抗前面妖霧，一面由各人將劍光收回護身，準備逃走。那綠袍老祖早乘四人慌亂分神之際，從煙光中用身外化身，將玄牝珠元神幻化成一隻數十丈長的大手，綠光熒熒伸將過來，映得天地皆青，眉髮盡碧。笑和尚等四人正待逃走，忽見一隻怪手已從煙光中飛臨頭上。石生動手最早，連用子母降魔針，宛如石沉大海，降魔針投入綠光之中，杳無反應。笑和尚、金蟬又雙雙冒險將霹靂劍放出抵擋，劍光祇圍着綠光怪手，隨斷隨合。眼看來勢大疾，危機一發。

不知四人性命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